

## 第二十七回

王太太夫妻反目  
鮑廷璽兄弟相逢

話說沈大腳問定了王太太的話，回家向沈夫人說了。次日，歸姑爺來討信，沈天孚如此這般告訴他說：『我家堂客過去，著實講了一番，連堂客已是肯肯萬肯。但我說明了他家是沒有公婆的，不要叫鮑老太自己來下插定。到明日，擎四樣首飾來，仍舊叫我家堂客送與他，擇箇日子就擡人便了。』

歸姑爺聽了這話，回家去告訴丈母，說道：『這堂客手裏有幾百兩銀子的話是真的，只是性子不好些，會欺負丈夫。這是他兩口子的。我們管他怎的？』鮑老太道：『這管他怎的？』今這小廝傲頭傲腦，也要娶箇燥些的媳婦來制著他才好！

老太太張著要娶這堂客，隨即叫了鮑廷璽來，叫他去請沈天孚，金次福，兩箇人來為媒。

鮑廷璽道：『我們小戶人家，只是娶箇窮人家女兒做媳婦好。這樣堂客，要了家來，恐怕淘氣。』被他媽一頓臭罵道：『倒運的奴才！沒福氣的奴才！你到底是那窮人家的根子，開口就說要窮將來少不的要窮斷你的筋！像他有許多箱籠，娶進來擺擺房，也是熱鬧的！你這奴才知道甚麼！』

罵的鮑廷璽不敢回言，只得夾及歸姑爺同著去拜媒人。歸姑爺道：『像娘這樣費心，還不討他說箇是，只要揀精揀肥，我也犯不著要效他這箇勞。』老太又把姑爺說了一番道：『他不知道好歹，姐夫不必計較他。』姑爺方才肯同他去拜了兩箇媒人。

次日，備了一席酒請媒。鮑廷璽有生意，領著班子出去做戲了，就是姑爺作陪客。老太太裏拿出四樣金首飾，四樣銀首飾來——還是他前頭王氏娘子的——交與沈天孚去下插。

定。沈天孚又賺了他四樣，只拏四樣首飾，叫沈大腳去下插定。

那裏接了，擇定十月十三日過門。到十二日，把那四箱，四櫥，和盆桶，錫器，兩張大牀，先搬了來。兩箇丫頭坐轎子跟著，到了鮑家，看見老太太，也不曉得是他家甚麼人，又不好問，只得在房裏鋪設齊整，就在房裏坐著。

明早，歸家大姑娘坐轎子來。這裏請了金次福的老婆和錢麻子的老婆兩箇攜親到晚，一乘轎子，四對燈籠，火把，娶進門來。進房撒帳，說四言八句，拜花燭，喫交杯盞，不必細說。五更鼓出來拜堂，聽見說有婆婆，就惹了一肚氣，出來使性攢氣，磕了幾箇頭，也沒有茶，也沒有鞋，拜畢，就往房裏去了。

丫頭一會出來，要雨水煨茶與太太喝；一會出來，叫拏炭燒著了進去，與太太添著燒速香；一會出來，到廚下叫廚子蒸點心，做湯，拏進

房來，與太太喫。兩箇丫頭，川流不息的在家前屋後的走，叫的太太一片聲響。鮑老太聽見道：「在我這裏叫甚麼太太連奶奶也叫不的！只好叫箇相公娘罷了！」丫頭走進房去，把這話對太太說了，太太就氣了箇發昏。

到第三日，鮑家請了許多的戲子的老婆來做朝。南京的風俗，但凡新媳婦進門，三天就要到廚下去收拾一樣菜，發箇利市。這菜一定是魚，取「富貴有餘」的意思。當下鮑家買了一尾魚，燒起鍋，請相公娘上鍋。王太太不保，坐著不動。錢麻子的老婆走進房來道：「這使不得，你而今到他家做媳婦，這些規矩是要還他的。」

太太忍氣吞聲，脫了錦緞衣服，繫上圍裙，走到廚下，把魚接在手內，拏刀刮了三四刮，拎著尾巴，望滾湯鍋裏一攪。錢麻子老婆正站在鍋臺傍邊，看他取拾魚，被他這一攪，便攪了一

臉的熱水，連一件二色金的緞衫子都弄溼了，嚇了一跳，走過來道：『這是怎說！』忙取出一塊汗巾子來措臉。王太太丟了刀，骨都著嘴，往房裏去了。當晚堂客上席，他也不曾出來坐。

到第四日，鮑廷璽領班子出去做夜戲，進房來穿衣服。王太太看見他這幾日都戴的是瓦楞帽子，並無紗帽，心裏疑惑他不像箇舉人；這日見他戴帽子出去，問道：『這晚間你往那裏去？』

鮑廷璽道：『我做生意去。』說著就去了。

太太心裏越發疑惑：『他做甚麼生意？』

：』又想到：『想是在字號店裏算帳。』一直等到五更鼓天亮，他才回來。太太問道：『你在字號店裏算帳，爲甚麼算了一夜？』鮑廷璽道：『甚麼字號店？我是戲班子裏管班的，領著戲子去做夜戲才回來。』

太太不聽見這一句話罷了，聽了這一句

話，怒氣攻心，大叫一聲，望後便倒，牙關咬緊，不省人事。鮑廷璽慌了，忙叫兩箇丫頭擎薑湯灌了半日，灌醒過來，大哭大喊，滿地亂滾，滾散頭髮，一會又要扒到牀頂上去，大聲哭著，唱起曲子來。原來氣成了一箇『失心瘋』。嚇的鮑老太同大姑娘都跑進來看看了這般模樣，又好惱，又好笑。

正鬧著，沈大腳手裏擎著兩包點心，走到房裏來賀喜。才走進房，太太一眼看見，上前就一把揪住，把他揪到馬子跟前，揭開馬子，抓了一把屎，抹了他一臉一嘴。沈大腳滿鼻子都塞滿了臭氣，衆人來扯開了。沈大腳走出堂屋裏，又被鮑老太指著臉罵了一頓。沈大腳沒情沒趣，只得討些水洗了臉，悄悄的出了門，回去了。

這裏請了醫生來。醫生說：『這是一肚子

的痰，正氣又虛，要用人參、琥珀。『每劑藥要五錢銀子。自此以後，一連害了兩年，把些衣服、首飾，都花費完了。兩箇丫頭也賣了。歸姑爺同大姑娘和老太商議道：『他本是螟蛉之子，又沒中用。而今又弄了這箇瘋女人來，在家鬧到這箇田地，將來我們這房子和本錢還不够他喫人參、琥珀，喫光了，這箇如何來得？不如趁此時將他趕出去，離門離戶，我們才得乾淨。』一家一計過日子。』

鮑老太聽信了女兒女婿的話，要把他兩口子趕出去。鮑廷璽慌了，去求鄰居王羽秋、張國重來說。張國重、王羽秋走過來說道：『老太，這使不得。他是你老爹在時抱養他的，況且又幫著老爹做了這些年生意，如何趕得他出去？』老太把他怎樣不孝、媳婦怎樣不賢，著實數說了一遍，說道：『我是斷斷不能要他的了。他若要在這裏，我只好帶著女兒女婿搬出去讓

他！』

當下兩人講不過老太，只得說道：『就是老太要趕他出去，也分些本錢與他做生意。叫他兩口子光光的怎樣出去過日子？』老太道：『他當日來的時候，只得頭上幾莖黃毛，身上還是光光的。而今我養活的他恁大，又替他娶過兩回親。況且他那死鬼老子也不知是累了我家多少。他不能補報我罷了，我還有甚麼貼他！』那兩人道：『雖如此說，「恩從上流」還是你老人家照顧他些。』

說來說去，說的老太轉了口，許給他二十兩銀子，自己去住。鮑廷璽接了銀子，哭哭啼啼，不日搬了出來，在王羽秋店後借一間屋居住。只得這二十兩銀子，要團班子弄行頭，是弄不起。要想做箇別的小生意，又不行，只好「坐喫山空」。把這二十兩銀子喫的將光，太太的人參、琥珀藥也沒得喫了，病也不大發了，只是

在家坐著哭泣罵，非止一日。

那一日，鮑廷璽街上走走回來，王羽秋迎著問道：「你當初有箇令兄在蘇州麼？」鮑廷璽道：「我老爹只得我一箇兒子，並沒有哥哥。」王羽秋道：「不是鮑家的，是你那三牌樓倪家的。」鮑廷璽道：「倪家雖有幾箇哥哥，聽見說都是我老爹自小賣出去了，後來一總都不知箇下落，卻也不會聽見是在蘇州。」王羽秋道：「方才有箇人，一路找來，找在隔壁鮑老太太家說，『倪大老爺找倪六太爺的。』」鮑老太太不招應，那人就問到我這裏，我就想到你身上。你當初在倪家可是第六？」鮑廷璽道：「我正是第六。」王羽秋道：「那人找不到，又到那邊找去了，他少不得還找了回來，你在我店裏坐坐候著。」

少頃，只見那人又來找問。王羽秋道：「這

便是倪六爺，找他怎的？」鮑廷璽道：「你是那裏來的？是那箇要找我？」那人在腰裏掣出一箇紅紙帖子來，遞與鮑廷璽看，鮑廷璽接著，只見上寫道——

『水西門鮑文卿老爹家過繼的兒子鮑廷璽，本名倪廷璽，乃父親倪霜峯第六子，是我的同胞的兄弟，我叫做倪廷璽，找著是我的兄弟，就同他到公館裏來相會要緊要緊！』

鮑廷璽道：「這是一點也不錯！你是甚麼人？」那人道：「我是跟大太爺的，叫做阿三。」鮑廷璽道：「大太爺在那裏？」阿三道：「大太爺現在蘇州撫院衙門裏做相公，每年一千兩銀子。而今現在大老爺公館裏，既是六太爺，就請同小的到公館裏和大太爺相會。」

鮑廷璽喜從天降，就同阿三一直走到淮

清橋撫院公館前。阿三道：『六太爺請到河底下茶館裏坐著。我去請大太爺來會。』一直去了。

鮑廷璽自己坐著，坐了一會，只見阿三跟了一箇人進來，頭戴方巾，身穿舊色緞直裰，腳下粉底皂靴，三絳鬚，有五十歲光景。那人走進茶館，阿三指道：『便是六太爺了。』鮑廷璽忙走上前，那人一把拉住道：『你便是我六兄弟了！』鮑廷璽道：『你便是我大哥哥！』兩個抱頭大哭，哭了一場坐下。

倪廷珠道：『兄弟，自從你過繼在鮑老爹家，我在京裏，全然不知道。我自從二十多歲的時候，就學會了這箇幕道，在各衙門做館。在各省找尋幾箇弟兄，都不曾找著的。五年前，我同一位知縣到廣東赴任去，在三牌樓找著一箇舊時老鄰居，問才曉得你過繼在鮑家了，父母俱已去世了！』說著，又哭起來。

鮑廷璽道：『我而今鮑門的事……』倪廷珠道：『兄弟，你且等我說完了。我這幾年，虧遭際了這位姬大人，賓主相得，每年送我束修一千兩銀子。那幾年在山東，今年調在蘇州來做巡撫。這是故鄉了，所以我著緊來找賢弟。找著賢弟時，我把歷年節省的幾兩銀子，拏出來弄一所房子，將來把你嫂子也從京裏接到南京來，和兄弟一家一計的過日子。兄弟，你自然是娶過弟媳的了？』

鮑廷璽道：『大哥在上……』便悉把怎樣過繼到鮑家，怎樣蒙鮑老爹恩養，怎樣在向老爺衙門裏招親，怎樣前妻王氏死了，又娶了這箇女人，而今怎樣被鮑老太趕出來了，都說了一遍。倪廷珠道：『這箇不妨，而今弟媳現在那裏？』鮑廷璽道：『現在鮑老太隔壁一箇人家借住著。』倪廷珠道：『我且和你同到家裏去看看，我再作道理。』

當下會了茶錢，一同走到王羽秋店裏。王羽秋也見了禮。鮑廷璽請他在後面，王太太拜見大伯，此時衣服首飾都沒有了，只穿著家常打扮。倪廷珠荷包裏拿出四兩銀子來，送與弟婦做拜見禮。王太太看見有這一箇體面大伯，不覺憂愁減了一半，自己捧茶上來。鮑廷璽接著，送與大哥。倪廷珠喫了一杯茶，說道：「兄弟，我且暫回公館裏去，我就回來和你說話，你在家等著我。」說罷去了。

鮑廷璽在家和太太商議：「少刻大哥來，我們須備箇酒飯候著。如今買一隻板鴨，和幾斤肉，再買一尾魚來，託王羽秋老爹來收拾，做箇四樣才好。」王太太說：「呸！你這死不見識面的貨！他一箇撫院衙門裏住著的人，他沒有見箇板鴨和肉！他自然是喫了飯才來！他希罕你這樣東西！如今快秤三錢六分銀子，到果子店裏裝十六箇細巧圍碟子來，打幾斤陳百

花酒候著他，才是箇道理！」

鮑廷璽道：「太太說的是。」當下秤了銀子，把酒和碟子都備齊，捧了來家。

到晚，果然一乘轎子，兩箇「巡撫部院」的燈籠，阿三跟著，他哥來了。倪廷珠下了轎，進來說道：「兄弟，我這寓處沒有甚麼，只帶的七十多兩銀子。」叫阿三在轎櫃裏拏出來，一包一包，交與鮑廷璽道：「這箇你且收著。我明日就要同姬大人往蘇州去。你作速石下一所房子，價銀或是二百兩、三百兩，都可以。你同弟婦搬進去住著，你就收拾到蘇州衙門裏來。我和姬大人說，把今年束脩一千兩銀子都支了與你，拏到南京來做箇本錢，或是買些房產過日。」

當下鮑廷璽收了銀子，畱著他哥喫酒，喫著，說一家父母兄弟分離苦楚的話，說著又哭，哭著又說，直喫到二更多天，方才去了。

鮑廷璽次日同王羽秋商議，叫了房牙子來，要買房子。自此家門口人都曉得倪大老爺來找兄弟，現在撫院大老爺衙門裏都稱呼鮑廷璽是倪六老爺。太太是不消說。

又過了半箇月，房牙子看定了一所房子，在下浮橋施家巷，三間門面，一路四進，是施御史家的。施御史不在家，著典與人住，價銀二百二十兩。成了議約，付押議銀二十兩。擇了日子搬進去，再兌銀子。搬家那日，兩邊鄰居都送著盒歸姑爺也來行人情，出分子。

鮑廷璽請了兩日酒，又替太太贖了些頭面衣服。太太身子裏又有些嗽啾啾的起來，隔幾日要請箇醫生，要喫八分銀子的藥。那幾十兩銀子，漸漸要完了。鮑廷璽收拾要到蘇州尋他大哥去，上了蘇州船。那日風不順，船家盪在江北走了一夜，到了儀徵，船住在黃泥灘。風

更大，過不得江。

鮑廷璽走上岸要買箇茶點心喫，忽然遇見一箇少年人，頭戴方巾，身穿玉色紬直裰，腳下大紅鞋。那少年把鮑廷璽上上下下看了一遍，問道：『你不是鮑姑老爹麼？』鮑廷璽驚道：『在下姓鮑，相公尊姓大名？怎麼這樣稱呼？』那少年道：『你可是安慶府向太爺衙門裏王老爹的女婿？』鮑廷璽道：『我便是。相公怎的知道？』那少年道：『我便是王老爹的孫女婿，你老人家可不是我的姑丈人麼？』鮑廷璽笑道：『這是怎麼說，且請相公到茶館坐坐。』

當下兩人走進茶館，拏上茶來。儀徵有的是肉包子，裝上一盤來喫著。鮑廷璽問道：『相公尊姓？』那少年道：『我姓季，姑老爹，你認不得我？我在府裏考童生，看見你巡場，我就認得了。後來你家老爹還在我家喫過了酒。這些事，你難道都記不的了？』鮑廷璽道：『你原來是



季老太爺府裏的季少爺。你卻因甚麼做了這門親？」季葦蕭道：「自從向太爺陞任去後，王老爹不會跟了去，就在安慶住著。後來我家岳選了典史，安慶的鄉紳人家，因他老人家爲人盛德，所以同他來往起來，我家就結了這門親。」

鮑廷璽道：「這也極好。你們太老爺在家好麼？」季葦蕭道：「先君見背，已三年多了。」

鮑廷璽道：「姑爺，你卻爲甚麼在這裏？」季葦蕭道：「我因鹽運司苟大人是先君文武同年，我故此來看看年伯姑老爹，你卻往那裏去？」

鮑廷璽說：「我到蘇州去看一箇親戚。」季葦蕭道：「幾時才得回來？」鮑廷璽道：「大約也得二十多日。」季葦蕭道：「若回來無事，到揚州來頑頑。若到揚州，只在道門口門簿上一查，便知道我的下處。我那時做東請姑老爹。」鮑廷璽道：「這箇一定來奉候。」說罷彼此分別

走了。

鮑廷璽上了船，一直來到蘇州，才到闔門上岸，劈面撞著跟他哥的小廝阿三。只因這一番，有分教：

榮華富貴，依然一旦成空，奔走

道途，又得無端聚會。

畢竟阿三說出甚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原书空白页

## 第二十八回

季葦蕭揚州入贅  
蕭金鉉白下選書

話說鮑廷璽走到閨門，遇見跟他哥的小廝阿三。阿三前走，後面跟了一箇夯漢，挑了一擔東西，是些三牲和些銀錠紙馬之類。鮑廷璽道：「阿三，倪大太爺在衙門裏麼？你這些東西叫人挑了同他到那裏去？」阿三道：「六太爺來了？大太爺自從南京回來，進了大老爺衙門，打發人上京接太太去，去的人回說，太太已於前月去世。大太爺著了這一急，得了重病，不多幾日，就歸天了。大太爺的靈柩現在城外厝著，小的便搬在飯店裏住。今日是大太爺頭七，小的送這三牲紙馬到墳上燒紙去。」

鮑廷璽聽了這話，兩眼大睜著，話也說不出來，慌問道：「怎麼說？大太爺死了？」阿三道：「是，大太爺去世了。」鮑廷璽哭倒在地，阿三扶了起來。當下不進城了，就同阿三到他哥哥

厝基的所在，擺下牲醴，澆奠了酒，焚起紙錢，哭道：「哥哥，陰魂不遠，你兄弟來遲一步，就不能再見大哥一面！」說罷，又慟哭了一場。阿三勸了回來，在飯店裏住下。

次日，鮑廷璽將自己盤纏又買了一副牲醴紙錢，去上了哥哥墳，回來一連在飯店裏住了幾天，盤纏也用盡了。阿三也辭了他往別處去了，思量沒有主意，只得把新做來的一件見撫院的紬直裰當了兩把銀了，且到揚州尋尋季姑爺再處。

當下搭船，一直來到揚州，往道門口去問季葦蕭的下處。門簿上寫著「寓在興教寺」，忙找到興教寺和尙道：「季相公麼？他今日在五城巷引行公店隔壁尤家招親，你到那裏去尋。」

鮑廷璽一直找到尤家，見那家門口掛著

彩子三間敞廳，坐了一敞廳的客；正中書案上，點著兩枝通紅的蠟燭，中間懸著一軸「百子圖」的畫，兩邊貼著硃箋紙的對聯，上寫道：「清風明月常如此，才子佳人信有之。」季葦蕭戴著新方巾，穿著銀紅紬直裰，在那裏陪客，見了鮑廷璽進來，嚇了一跳，同他作了揖，請他坐下，說道：「姑老爹才從蘇州回來的？」鮑廷璽道：「正是，恰又遇著姑爺恭喜，我來喫喜酒。」座上的客問此位尊姓，季葦蕭代答道：「這舍親姓鮑，是我的賤內的姑爺，是小弟的姑丈人。」衆人道：「原來是姑太爺，失敬失敬！」鮑廷璽問各位太爺尊姓，季葦蕭指著上首席坐的兩位道：「這位是辛東之先生，這位是金寓劉先生，二位是揚州大名士，作詩的從古也沒有這好的，又且書法絕妙，天下沒有第三箇。」

說罷，擺上飯來。二位先生首席，鮑廷璽三

席，還有幾箇人，都是尤家親戚，坐了一桌子，喫過了飯，那些親戚們同季葦蕭裏面料理事去了。鮑廷璽坐著，同那兩位先生攀談。

辛先生道：「揚州這些有錢的鹽販子，其實可惡！就如河下興盛旂馮家，他有十幾萬銀子，他從徽州請了我出來，住了半年，我說：『你要爲我的情，就一總送我二三千銀子。』他竟一毛不拔！我後來向人說：『馮家他這銀子該給我的，他將來死的時候，這十幾萬銀子，一箇錢也帶不去，到陰司裏是箇窮鬼。閻王要蓋『森羅寶殿』，這四箇字的匾，少不的是請我寫，至少也得送我一萬銀子，我那時就把幾千與他用，用也不可如何，何必如此計較！』說罷，笑了。

金先生道：「這話一絲也不錯，前日不多時，河下方家來請我寫一副對聯，共是二十二箇字，他叫小廝送了八十兩銀子來謝我，我叫

他小廝到跟前，吩咐他道：「你拜上你家老爺，說金老爺的字，是在京師王爺府裏品過價錢的小字，是一兩一箇，大字十兩一箇。我這二十箇字，平買平賣，時價值二百二十兩銀子。你若是一百一十九兩九錢，也不必來取對聯。」那小廝回家去說了，方家這畜生，賣弄有錢，竟坐了轎子到我下處來，把二百二十兩銀子與我。我把對聯遞與他，他——兩把把對聯扯碎了！我登時大怒，把這銀子打開，一總都攢在街上，給那些挑鹽的，拾糞的，去了！列位你說這樣小人，豈不可惡！」

正說著，季葦蕭走了出來，笑說道：「你們在這裏講鹽馱子的故事？我近日聽見說揚州是「六精」，」辛東之道：「是「五精」罷了，那裏「六精」？」季葦蕭道：「是「六精」的，很！我說與你聽。他轎裏是坐的債精，擡轎的是牛精，跟轎的是屁精，看門的是說精，家裏藏著

的是妖精；這是「五精」了；而今時作，這些鹽商頭上戴的是方巾，中間定是一箇水晶結子，合起來是「六精」。」說罷，一齊笑了。

捧上麪來喫，四人喫著，鮑廷璽問道：「我聽見說，鹽務裏這些有錢的，到麪店裏，八分一盃的麪，只呷一口湯，就拏下去賞與轎夫喫。這話可是有的麼？」辛先生道：「怎麼不是有的？」金先生道：「他那裏當真喫不下！他本是在家泡了一盃鍋巴喫了，才到麪店去的！」

當下說著笑話，天龜晚了下來。裏面吹打著，引季葦蕭進了洞房。衆人上席喫酒，喫罷各散。

鮑廷璽仍舊到鈔關飯店裏住了一夜。次日來賀喜，看新人看罷出來，坐在廳上，鮑廷璽悄悄問季葦蕭道：「姑爺，你前面的姑奶奶不會聽見怎的，你怎麼又做這件事？」季葦蕭指

著對聯與他看道：「你不見「才子佳人信有之」我們風流人物，只要才子佳人會合，一房兩房，何足爲奇？」

鮑廷璽道：「這也罷了，你這些費用是那裏來的？」季葦蕭道：「我一到揚州，荀年伯就送了我一百二十兩銀子，又把我在瓜洲管關稅，只怕還要在這裏過幾年，所以又娶一箇親姑老爹，你幾時回南京去？」鮑廷璽道：「姑爺不瞞你說，我在蘇州去投奔一箇親戚不著，來到這裏，而今並沒有盤纏回南京。」季葦蕭道：「這箇容易。我如今送幾錢銀子與姑老爹做盤費，還要託姑老爹帶一箇書子到南京去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那辛先生、金先生和一箇道士，又有一箇人，一齊來吵房。季葦蕭讓了進去，新房裏吵了一會，出來坐下。辛先生指著這兩位向季葦蕭道：「這位道友尊姓來？」號霞士也道：「是我們揚州詩人。這位是蕪湖郭鐵筆先生，鐫

的圖書最妙。今日也趁著喜事來奉訪。」季葦蕭問了二位的下處，說道：「即日來答拜。」辛先生和金先生道：「這位令親鮑老爹，前日聽說尊府是南京的，卻幾時回南京去？」季葦蕭道：「也就在這一兩日間。」那兩位先生道：「這等，我們不能同行了。我們同在這箇俗地方，人不知道敬重，將來也要到南京去。」說了一會話，四人作別去了。

鮑廷璽問道：「姑爺，你帶書子到南京與那一位朋友？」季葦蕭道：「他也是我們安慶人也，姓季，叫作季恬逸，和我同姓，前日同我一路出來的。我如今在這裏不得回去，他是沒用的人，寄箇字叫他回家。」鮑廷璽道：「姑爺，你這字可會寫下？」季葦蕭道：「不會寫下。我今晚寫了，姑老爹明日來取這字和盤纏，後日起身去罷。」鮑廷璽應諾去了。

當晚季葦蕭寫了字，封下五錢銀子，等鮑

廷璽次日來拏。次日早晨，一箇人坐了轎子來拜，傳進帖子，上寫「年家眷同學弟宗姬頓首拜」。季葦蕭迎了出去，見那人方巾闊服，古貌古心。進來坐下，季葦蕭動問仙鄉尊字。那人道：「賤字穆菴，敝處湖廣。一向在京，同謝茂秦先生館於趙王家裏。因返舍走走，在這裏路過，聞知大名，特來進謁。有一箇小照行樂，求大筆一題。將來還要帶到南京，去遍請諸名公題詠。」季葦蕭道：「先生大名，如雷灌耳。小弟獻醜，真是「弄斧班門」了。」

說罷，喫了茶，打恭上轎而去。恰好鮑廷璽走來，取了書子和盤纏，謝了季葦蕭。季葦蕭向他說：「姑老爹到南京，千萬尋到狀元境，勸我朋友季恬逸回去。南京這地方是可以餓的，死人的，萬不可久住！」說畢，送了出來。

鮑廷璽拏著這幾錢銀子，搭了船，回到南

京，進了家門，把這些苦處告訴太太一遍，又被太太臭罵了一頓。施御史又來催他兌房價，他沒銀子兌，只得把房子退還施家。這二十兩押議的銀子做了干罰。沒處存身，太太只得在內橋娘家——胡姓——借了一間房子，搬進住著。

住了幾日，鮑廷璽拏著書子來到狀元境尋著了季恬逸。季恬逸接書看了，請他喫了一壺茶，說道：「有勞鮑老爹。這些話，我都知道了。」鮑廷璽別過自去了。

這季恬逸因缺少盤纏，沒處尋寓所住，每日裏拏著八箇錢買四箇「吊桶底」作兩頓喫，晚裏在刻字店一箇案板上睡覺。這日見了書子，知道季葦蕭不來，越發慌了，又沒有盤纏回安慶去，終日喫了餅，坐在刻字店裏出神。

那一日早上，連餅也沒的喫，只見外面走

進一箇人來，頭戴方巾，身穿元色直裰，走了進來，和他拱一拱手。季恬逸拉他在板凳上坐下。那人道：『先生尊姓？』季恬逸道：『賤姓季。』那人道：『請問先生這裏可有選文章的名士？』季恬逸道：『多的很！衛體善、隨岑菴、馬純上、蘧駝夫、匡超人，我都認得，還有前日同我在這裏的季葦蕭，這都是大名士。你要那一箇？』那人道：『不拘那一位。我小弟有二三三百銀子，要選一部文章，煩先生替我尋一位來，我同他好合選。』季恬逸道：『你先生尊姓貴處，也說與我，我好去尋人。』那人道：『我覆姓諸葛，盱眙縣人。說起來，人也還知道的。先生竟去尋一位來便了。』

季恬逸請他坐在那裏，自己先上街來，心裏想道：『這些人雖常來在這裏，卻是散在各處，這一會沒頭沒腦，往那裏去捉……可惜季葦蕭又不在這裏……』又想道：『不必管他！』

我如今只望著水西門一路大街走，遇著那箇就捉了來，且混他些東西喫再處。」

主意已定，一直走到水西門口，只見一箇人，押著一擔行李進城。他舉眼看時，認得是安慶的蕭金鉉。他喜出望外道：『好了！』上前一把拉著，說道：『金兄，你幾時來的？』蕭金鉉道：『原來是恬兄，你可同葦蕭在一處？』季恬逸道：『葦蕭久已到揚州去了。我如今在一箇地方你來的恰好。如今有一樁生意作成你，你卻不可忘了我。』蕭金鉉道：『甚麼大生意？』季恬逸道：『你不要管，你只同著我走，包你有幾天快活日子過。』

蕭金鉉聽了，同他一齊來到狀元境刻字店。只見那姓諸葛的正在那裏探頭探腦的望。季恬逸高聲道：『諸葛先生，我替你約了一位大名士來。』那人走了出來，迎進刻字店裏，作了揖，把蕭金鉉的行李寄放在刻字店內。三人



同到茶館裏，敘禮坐下，彼此各道姓名。那人道：「小弟覆姓諸葛，名佑，字天申。」蕭金鉉道：「小弟姓蕭，名鼎，字金鉉。」

季恬逸就把方才諸葛天申有幾百銀子要選文章的話說了。諸葛天申道：「這選事，小弟自己也略知一二，因到大邦，必要請一位大名下的先生，以附驥尾，今得見蕭先生，如魚之得水了！」蕭金鉉道：「只恐小弟菲材，不堪勝任。」季恬逸道：「兩位都不必謙，彼此久仰。今日一見如故，諸葛先生且做箇東，請蕭先生喫箇下馬飯，把這話細細商議。」諸葛天申道：「這話有理，客邊只好假館坐坐。」

當下三人會了茶錢，一同出來，到三山街一箇大酒樓上。蕭金鉉首席，季恬逸對坐，諸葛天申主位。堂倌上來問菜。季恬逸點了一賣肘子，一賣板鴨，一賣醉白魚。先把魚和板鴨拏來喫酒，留著肘子，再做三分銀子湯帶飯上來。堂

倌送上酒來，斟了喫酒。季恬逸道：「先生，這件事我們先要尋一箇僻靜些的去處，反要寬大些，選定了文章，好把刻字匠叫齊在寓處來看著他刻。」蕭金鉉道：「要僻地方，只有南門外報恩寺裏好，又不吵鬧，房子又寬，房錢又不十分貴。我們而今喫了飯，竟到那裏尋寓所。」

當下喫完了幾壺酒，堂倌拏上肘子湯和飯來。季恬逸儘力喫了一飽。下樓會帳，又走到刻字店，託他看了行李，三人一路走出了南門。那南門熱鬧轟轟，真是車如游龍，馬如流水，三人擠了半日，才擠了出來，望著報恩寺，走了進去。季恬逸道：「我們就在這門口尋下處罷。」蕭金鉉道：「不好，還要再向裏面些去，方才僻靜。」

當下又進了許多路，走過老退居，到一箇和尚家，敲門進去。小和尚開了門，問做什麼事，說是來尋下處的小和尚，引了進去。當家的老